LIBRARY
MAY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F32H7
1863
v.5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六

明盱江張絡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校
十二世孫　潛　十三世孫　聲　沛浩淵　重編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

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恒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

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輒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貲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

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已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畀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讋之繇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須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

吠而從之者鷄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疑當作漠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慍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幾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

擠排擯斥之於是覩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備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觸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慝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繇儒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繇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

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愧
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
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
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迕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
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
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
視倫理之失爽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
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君以求其所謂性
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
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旣以此夸眩於世

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其夫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能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

以夸人而故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欲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道欲其同則枉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爽然

鳥獸耶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意欲使天下信己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

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眞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廻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

鋸唇撅鼻俯膂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緜緜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寃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

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卽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於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隣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薅之以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漑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玆三者亦可以言

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豊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繇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内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萊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醻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

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

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過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為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瞯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

知足所在稍前駭顧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蘖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床裂二字疑是膽裂

呉士

呉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呉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

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嬴縮士嘗遊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莬得縛至轅門誅之再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為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為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為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敘誠乎物之固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

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刵爲剕爲墨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覩而使

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盻盻焉瞯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讋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讋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

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國覇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内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

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

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

書以達治亂之繇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驗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

其淺深覈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續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勤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

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
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
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
蒲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
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著辯爲學之道以贈焉

指喻

蒲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
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
示人人大笑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
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

指皆爲之痛若劙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傅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

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
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
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
可見之初衆人咲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
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
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痏之於
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
病況乎視之以至踈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
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
不知畏此眞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

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搏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滸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勢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若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

是資雨霖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
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
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
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
乎老聃問乎師襄問於郯子問於太廟之有司見婦
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
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恃也至
於德巳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
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儗於老彭之好古左丘
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

爾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歟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衒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爍之以九年之

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鯤鵬蝦蟹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輗折

而韓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矜而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爲紿已不顧及冦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爲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愿者以小慈爲仁剛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

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摧輈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僨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凜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恒以爲已憂則爲善學矣挾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

與其同姓之友子潁奉其縣大夫之命調予山中將率儔輩從予以爲學予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較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寔直子潁之爲善學者哄也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況聖賢之道乎

然則憲直子顏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而已也不為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為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顏為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錮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閒於出處位無閒

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吾子
懷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莘尹叔旦攸師者
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坐斥精史則遷固受誅幽探
神祕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縣暴湏部賜億
柴愚睨不慊心恐受其汙神交顏閔冥與之符其於
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斂恒若不豫瞠乎若有
望而又失焱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懷企乎如
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
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
人情之交咸有歆嗜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豪族貴

胄穹門蓬户畫棁雕楹文簾琪礎蘭芬麝蓊錦爛綉
聘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鐘擊
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騈跣更進奠卮獻盞態
妍意妓目挑顧許其味則熊膰豹胎蛟脊麟脯天鶬
海獸江瑶林雉珍怪譎詭變舌暢齒雖易牙之善調
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
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雷震而
筵舉庭烏為之迴翔星辰為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
復寤雖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
狂發氣駛令徒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

騏騠騊駼之馬長戟麈尾前短兵次輔遇者鼠伏觀者
魚駭巘林聾谷不遺飛翻割肝爲多刳血爲酒鞍負
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
羨藿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聯床敗闕足介狷無失
困抱孤獨寧不有愚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
跖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愚此也請
更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
遠故願得意而偶時也唐虞之世内有四岳外立群
后該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稷民夔典餝胄行必全
於兼資德必絶乎虐傲備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

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乡之一則見少於鄉且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偉特之才分既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亦何其碌碌也遞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衆録十 桶 有若于今之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纓滌汙天覆日明掄山擿穴旁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示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隷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爲公卿或以韋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

涿於占之起漁釣相版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之據崇座寢大廈御吏甚胥呵咄叱咤 五馬靜途群臺鑾馬過者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詐側足而睢盱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爲敷惠和之治群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士才 之威掊削 骨髓殺戮慘逮嬰婺聲張勢盛顯拔鸞旗丈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思謂是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烝民之生紜紜航

兟憧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嗜欲之情役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殺之禍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智神武者而俾爲君土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曷以使之久而彌敦譬之九罭之網必揭之綱目乃不紊六馬之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廷社稷安而衆所讙非其人則兵革輿四夷横而屋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榱刻桷

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
辟易車殷則雷霆騰闐變色則海內膽裂微
笑而八荒春温在人主之前進退否臧黜邪進良唇
虛緩絞齒利劒鋩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額階賴屏
息氣偃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卮酒必償賓
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逋
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嚮望
而揣宸中機則爲雨露忤旨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
世休烈豈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
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

以為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尚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為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發絪緼紛紛雜沓轇轕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神人文始孽旁覩凝矚仰窺俛察奇偶變易畫三卦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益闡彌斯握操簡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閎衍軒豁昭羅星火交揭日月置器千紀蒐獮群物大政宏猶纖微恍惚籠絡綜結山載海畜厲幽汙禨典法遺脫天孕巨聖手秉神鉞劘刮蕪穢誅伐鷙逆捜卞緝絶以有六藉典謨雅

正訓誓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
鬱頌純而和雅肆而達　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
變憤怒蕩潏怨而不爭刺而不訐　正樂而無佚春
秋主斷嚴簡予奪易幽而微大傳辨默周禮主政具
有本末宏充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
亡靡徵器數漫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
簡續帛韓轅申毛說詩之師書出耄伏口語嗢伊孔
壁嗣與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
擊他岐錯忤迂誕異舌同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讖緯
涅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群哲紹而定之

提聖之心表之通達砭去積疚掃除目翳經至於此
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贋河圖近乎誣
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呫呫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
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
學者忽常好大喜為誇詡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
亦可以止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
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
不敢慕也公子曰聖祖教分別為異門曰有先師維
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為中庸性命是言枝
葉交横本平一根斂入無朕散被無垠厥徹于彌綸

聖之垣遂登其堂撮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衮
衣大圭視若孤豚徂詐相傾辨說如雲告以仁義耳
塞不聞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菽粟儗珍河
海駐富綺綉推溫違者雖彊而踣循者雖弱而存疏
鑿齊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渺絕倫揚雄吃而靡
暢王通談而不純春陵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著書要
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伉弟昆關西之英參翔以騫敬
以立懦禮以攝昏洗濯塵鑑煒然如皦遺書之多寶
璐璵璠支衍而南大發于閩手挾衆流屬之崑崙緜
縲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

若莊周荀况攟摭當世厖礫諸子汗漫淪濟無有涯涘老聃鬻冦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蔑禮義管商功利晏墨吝鄙非析刻虐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蜎不韋致客呂覽以叙采掠攗摭咸有綱緒屈原申憂怨不至誹瑰奇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斐事糅道厖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邇班固纖蹟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唐裂去綉絺易淫以淳反麗以俚觝嘲異端軻雄是儗柳李皇張胥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

代四氏繼起豐約温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思法乎上者而恐力未逮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耻之故恒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禪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吾家兆庶吾肢肢疹則啼家悴則悲賢聖不治不媿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厎脊胼胝疏鑿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彝文武易暴叔旦是釐慮深制備靡有闕遺澤潤

數世不刑而威嚴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既安而鮮
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既佐庸孰微成績唐任
齡晦小康乃覿宋之真仁僅臻富庶蓋上下數千載
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得不極乎智
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衣冠裳棄撤豆俎紊我倫
理風乖俗斁椎結蒲裘獸攫兕踞禮義湮亡化爲夷
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眞人仗鉞抗旌跋江作京東披
西勦湖伐南征陸屠狠豕水斬蛟鯨殲抉魑魅焚炙
魑狌殫智疲神大懟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
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

乃鞏禁城憲臣思浩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内外迭承經營一紀而庶績丕凝巳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歉焉有陋往代而卑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二帝而永皇祚于萬年滄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弧非一絲之弦立功垂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設施建述之序何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用何道而化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徹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民悅而不忍捐將王而巍巍抑覇而嫕嫕將漸之以

禮讓抑道之以詐諼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爲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爲邦聖師韙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予則願學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爲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爲國之道安於均定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熊羆處乎山而爭

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豢分肉而食不敢他覬者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穫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墉穿窬不窺敵藩穴戶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士以旌賢庶爵

行罰以懲憤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病民之無敘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姻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覗毛避路遇杖斂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爲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爲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淫爲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爲善而不能爲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稚子在抱而啼告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

禮樂仁義禮樂胥其心則善思生刑罰胥其心則不
善之思生故爲治者不可不愼也此其大凡也推之
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
治且久也訾之以爲迂玩之以爲愚則吾不能知之
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
司馬光范仲淹京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
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
於人足以富貴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
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
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

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
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多有缺悞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爲天下之事皆所宜爲
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
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
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爲擬於道如何
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爲夸也
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之者哉而子何疑焉余
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臥絺帷中童子持翣颺于前適甚就
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
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
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嗜面毛髮盡竪肌肉
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
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
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帷旁見燭亂散如蟻如
蠅利觜飫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嗜吾血者
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
焉能爲人害童子持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欝左

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
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
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咲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
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
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
爲麋鹿與庸猘羽毛而爲禽爲獸躶身而爲人爲蟲
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脩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
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
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
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

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
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
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於天則天之罰人又
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
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
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
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
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腦使
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
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噆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

相嚐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窒不通踞爐而坐火熯其裳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為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為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苾芳我聞我知俾子佩

臟腑猶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单爲風所加外鑠內鬱壅我鼻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爲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變陽無所敗傷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於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會大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愼也今子當始窮之時有荼毒之禍方當茹氷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林廹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頹惰當祁寒時

遠自溺於火爲身計者艮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我爲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瘥瞶而世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繇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爲嗜好以衆庶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蕕爲薰椒蘭是棄繇是禍亂交興宗覆社圮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達況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氣既而鼻疾果愈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無銜橜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黙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知其說者乎醫之爲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於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爲書

之意而泥其說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閡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禀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欬者有披甲馳馬操劒槊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輙勞憊不能行者相去寧啻十百此資禀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

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敢染脣或噉腴鮮茸厚味而或羨藜茹藿或袂衣以禦冬或衰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於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詈勞逸靜躁烏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臥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息水行鑿層冰而取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脉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乘殊若此醫豈易言

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藥欲犂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於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效最後一人至脉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病之方貴人疑

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以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真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効心竊識之今年真

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愼恭愨不妄有所稱引而於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

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繇而出
庶類乎心何繇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
爲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
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
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娍乎措之
孔易施之孔明乎華浇斜慝化虛爲盈乎萬彙咸育
形息讓興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
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含經經含經勞而不逞
乎

曷以底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平均乎南國迫隘
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尊樂宣亂奚臻乎
曷以弭暴飭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怛乎罟民交
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蹶乎欲民之訓省苛察
乎
曷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
仁煦民乎州伯群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勳
乎內外咸修治斯殷乎
莽莽九土育群氓乎性殊俗異履服詭形乎嚶嚶侏
離駭可憎乎亶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幼吾

嬰乎摩菽蘇飢含巳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戎乎錐可舂乎杵可爲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纍可爲楹乎梗楠可爲宗乎牛可以黔乘乎馬可以軛而耕乎物各有性材各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乎

方仞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荊之垣能不頹乎周易爲而延乎秦易爲而遽顚乎厚基廣址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爲文何襲乎秦之繼周豈尚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尚謙嗇由其始乎

宋尚儒術矣而中圮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尼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
其以寬乎牛飫芻豆復踰閑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擕戈召賓賓將懈乎何以懈賓
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觀其
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潰亂而亡
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遂衰乎
夢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擾擾流而

爲雹安發而爲雷乎將一氣之行於冲漠人固莫得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跖蹻羿奡如蓬蒿乎豈天嗇其賦乎抑人不繇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藋之野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噬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爲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摛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爲庸民能無恐乎
我嘶嘶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戲乎嘶嘶
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適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浚河
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攫者貴
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
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賤蟻蠑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
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害乎居天之位弗治
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雖

耶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啻其後而困其軀
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闒茸委瑣人所比乎
孤兒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闓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
蔓于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
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
見羊躪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蔽

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
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犬豕乎
五狼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寅乎孰敬無慾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隮天胡弗恤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
不息主無惡乎 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頷頷胡羯盜之渠乎奚從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勳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嚙乎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

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溯何窮乎鄒衍何見而嘵嘵以誑彼惘乎
玄針覼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閉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
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偓佺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閱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汙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髠首遍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膺厥罰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鍋乎

井田法布孰有遊民乎斂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怛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殃乎均為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耻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

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奚致亂乎漢網彌闊奚不犯乎火逼牛星
寧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綉孰如懸鶉乎屈爲
傭隷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
封建莫復天下爲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
滋世有不愍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
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

遷爲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群臣皆謂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踈數姑未論烏有聖人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十固未耄者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

四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黄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黄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黄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論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人之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與乎此顔淵曾參子思賢子也路也皙也伯魚也

父也子顧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躋僖公先父食之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為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

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
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甚
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
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説當
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
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
何歟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
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爲黨或目之以爲僞
又何歟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

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昔
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興於行後世學術多岐亂真者
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
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
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
以道學之名相詆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
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
其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盍
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譏

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果何緣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顏淵問爲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惇厚之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爲邪誕之說以惑世博通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爲刻薄之政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爲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諸君之爲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數爲末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肯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

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趣綱要而纖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其可不可也决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小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參爲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强者有間矣而海内乂安終

宋之世思慕其德不忘果何繇而致此歟請質言之
以祛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繇乎
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
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螽
鴝鵒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
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
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
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暴五
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

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之謬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說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涖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

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

問欽覩　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今斯禮之相傳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與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僎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爲治頒儀式于天下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叙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矣是即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間答加詳焉今我
皇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溫清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

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叙朋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修而可致歟若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聖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況聖謨之大誥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

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流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君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在宋遺言具存於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遊而在位所欲學者

為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於篇將以觀多
士之所志

前寧海儒學教諭葉守暢
訓導　王一友
丁良譽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七

明盱江張絡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演輯訂

十世孫忠奕　十一世孫振節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同里秦大魁仝較

十二世孫潛　十三世孫聲沛浩潤重編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冥符黙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

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虫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

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觀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卽之而慕歸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眞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 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
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壝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
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
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
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
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
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
玉輅望門降趾而趨服冕登殿秉璧奠瓚興俯拜跪
寅畏慎恭如對天顔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
翕忽騰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

上為動容睞輿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
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
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
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
六合之内光燭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
纖翳靡形白叟黔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
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錫鑒以萬年休命祥徵灼
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
臣伏覩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
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

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
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
父慈子夙夜不忘禮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
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
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典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
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
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
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
中國迨于有元人脊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
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

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
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
是庸祈暘不暵囹圄虛空執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
于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螣撲之除之所以風雨俾洒
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
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
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欽戴群陰天開
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
儼恪齋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
廣殿取類明堂金舖瑤璣勢切穹蒼嵲岨旣豐彝玉

既飭炧燭煒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
屏息仰覿天居乃盥乃薦乃舞乃燎儼若居歆覯其
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
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
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
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
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彬彬聖情
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觀還遂坐法宮端拱
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部天子曰嘻來爾臣鄰惟天
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修恩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

諮度勿厚其歛重困紬民勿苛密刑必臻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
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
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
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
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 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
表函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廼
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

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宸衷寤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

自元日至于郊廟氛氣屏除日月[illegible]耀山川軒豁神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illegible]寶及寶既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響應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知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

明唐太宗宋太祖覩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繇此立政繇此成天命繇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

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衒其蟲篆天
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有
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
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咏嘆稱録者
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
事其烏可以已迺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
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歛藏
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奴受重華承諸
放勲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
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异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

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
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
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乂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
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
克毅動謀于神靜協於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
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桁楊解其
縲絏孰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傳書俾吏勿徵孰厄
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齒于途或骼
于原斂而瘞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
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

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群彖
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畊葺爾室廬育爾
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
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為
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
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再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
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
文章炤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為寶孽自
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
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

必果祗服聖訓不愼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從違以道爲經緯熈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玆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玆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頼

省躬殿銘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巳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羣生欣豫薄海內外薫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宫間爲退朝燕處之

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尚父所存冊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為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為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為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祗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

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
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
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
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
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覩之時而放逸於
閒居獨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繇然哉惟
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
聖人之學日涖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
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
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標字而若上帝之臨撫弊

扆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

哉此心與天地準心平克敬恭已無爲百度以貞四
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
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軌明明天子前
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旰而食淵
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
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
仁暢達霈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
自謙抑惴戰兢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
書右詩千古興期瞽好未形防距于小喜怒之發必
循乎道思欲其靖惡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

察民情上祗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旣謹復省于事圖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炤臨八埏華搆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恒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勿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

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幸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綵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繇謹節始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閒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閒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眞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衆室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揚并啓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于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肉恩義有加一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予不聞兄

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形乎聚詩賦然其豈日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覓爾塤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饔并飧居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耨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巳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酣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笑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 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盍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畀其畝有富千乘不餬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僨業隕身莫不繇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

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饑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痌瘝手足撫摩不待勉强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類泚繇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愼思堂銘 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忠愛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愼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

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
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
事其在賢哲覩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
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汨其天
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
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絶其
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
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
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浚
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

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僨國瘝官爲休爲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幾鋤于未刑絶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根芽之拔思發於中繇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勲名之盛上配前古覩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翼我皇國

寧野軒銘 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顓然無思頽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

以僞故其民難擾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撓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飾而虛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揄民始紛紛徂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董闇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

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馬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為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為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葢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為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為媮質甚為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

音澹泊無華靡曼姱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
美以飾喪貞爲誠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音洽於萬
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
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
軒茨戶甕牖其植果蓏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
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才智亦有儀度懿乎不
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
囍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雙桂軒銘 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

四明桂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藹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

呰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匱爾行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

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繇作也銘曰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主

之美持美勿斁爲嚚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戶習心游卒淪于藝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于寘又或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紜紜㯹之如髮春融海澡木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薅其莪不吝以僞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遵廣居爲家勿溺於污勿晝於迴日運天行眞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微於家邦諶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充其需禮敘樂成學之盛功庶其

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巳俗學卑卑為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縣義容而溫其質也仁仁義之殿濬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硯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旣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研銘

產乎夷成乎豚宜文誠告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繇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繇仁而廣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謚之爲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裡相符華實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卽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卽其學術之實

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為徇乎邪僻考其為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内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為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為史官修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

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繇莫不犂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靄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

言爲耻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遺作可與相準偏方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韙之今欲撮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留其一[illegible]

而端圓而勁以摹畫處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消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畢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欹欹墨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

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君廟朝治海內而畢位充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嘆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己何暇乎世之嘆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處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

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賊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

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誘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内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

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巳矣漢中劉生仲

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葢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熈熈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别號習菴以

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巳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必非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巳夫孰以爲

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為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踈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所尊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為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

言而不察其所錄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旣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耻於是乎過人遠矣葢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繇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茍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溫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溫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規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爨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繇其離者觀之戾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内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

則至於枉已剛則至於違衆枉已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溫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溫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溫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

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其同學太史公之門謂其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其曰予未之聞也然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

之布帛綺縞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挾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繇而彌乎造宮創室羣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宲苟無度以絜之何繇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鎛石爲磬絙絃爲琴瑟刳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摶土爲塤革爲鼗鼓木爲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繇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内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

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伎者不敢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繇國而郡郡繇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爲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珉飾詐任情自用其思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

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
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
爲一時所歸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
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
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
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
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
居者十世堂序之内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
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
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

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度曰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三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緼紳曰仲縉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

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瓀玟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縕組則士也縕者赤黃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縕嚐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縕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

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綠素而裨垂者大夫也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搢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

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某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禕而字爲子充禕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某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

已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繇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難

可待也湄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同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於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與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

是而考其德

傅希道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葢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

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字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畧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梗楠以梧檟人必梗楠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

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智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鮮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釆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寓著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

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
不然襲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
馳騖乎世紛紛相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
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
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
惡乎樸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樸不
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莽乎其不可致
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
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
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

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鋭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宇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遠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觀矣蕃既弊之

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别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觀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蝡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微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

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為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為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實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於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於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葢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為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為學者師而彼咸無聞孫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

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于文乃取以自別於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於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縣衆人而覬聖賢何異水縣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

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蒲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倀倀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平貞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拔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

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蝘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繇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為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

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先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傳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

士安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克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繇天地而觀之發育咆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繇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繇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繇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繇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

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為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為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為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為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

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縠動濤廻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其卦也巽悔而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

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晝皆陽有
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
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
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
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
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
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君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
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
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
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

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乎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擇其義以告之伯乎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碧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言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

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㹂㹂也
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
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
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
生者衆矣而猶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
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
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
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
於天而不知其所繇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
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

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著是屑屑也然則物各發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循其形况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决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况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

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睦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瓜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於人而名於世况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寧海儒學教諭 葉守暢

訓導 王一友
丁良譽 較